

<<全宋文 (全360册) 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全宋文 (全360册) 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618682

10位ISBN编号：7532618684

出版时间：2006.9

出版时间：上海辞书出版社

作者：曾枣庄 刘琳,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全宋文（全360册）>>

内容概要

历经20年的爬梳剔抉、搜辑校点，历尽整理、出版过程中的坎坷曲折，备受学界关注的煌煌巨编——《全宋文》行将正式出版发行，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举，古籍整理事业的丰硕成果。

《全宋文》刊行，与已出版的《全宋诗》、《全宋词》和正在陆续出版的《全宋笔记》（已出二辑）一起，共同构建了宋代比较完备的资料库的主体部分。

这也是最早合璧的按现代学术规范整理而成的断代诗词文总集。

如果加上《长编》、《宋史》等已正式出版史部书的校点本，及正在整理的《宋会要辑稿》、《文献通考》等宋代资料书，必将对宋代文史哲的研究产生历久而弥远的影响。

《全宋文》由曾枣庄、刘琳先生主编，在四川大学古籍所全体同志及京、沪、蓉等地部分校外专家的努力下编纂而成。

是书于1985年发凡起例，在项目论证时，就有许多反对意见。

在邓广铭、程千帆、缪钺先生等的大力支持下，以周林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全国高校古委会高瞻远瞩，果断决策，批准立项，并陆续拨巨款资助这一项目。

在当时年富力强的曾、刘二位主编的主持下，仅二年时间，就完成了普查辑佚工作，并陆续开始发稿。

在巴蜀书社的鼎力相助下，于1988年~1994年陆续出版了前50册。

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此后出版工作便一度中断，《全宋文》面临中途夭折的危险。

2003年，上海辞书出版社毅然“中局接盘”，斥以巨资，刊此大编，堪称颇具学术远见之举。

历经近三年的修订、编辑，又力邀安徽教育出版社加盟合作出版，终于在最近付印。

全书收文17万余篇，作者近万人，字数约1亿，分装360册。

不失为迄今篇幅最大、字数最多的断代文章总集，也是建国以来已完成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。

这部化二十年时间精心打造的煌煌巨编，必将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，并将以便于学者阅读、使用而产生深远的社会效应。

（一）

我国的总集起源，可以追溯到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，只是因其按图书四部分类法而归经部，其总集“之祖”的“名分”遂被人遗忘。

名实相符的总集，当始于西汉刘向编《楚辞》16卷。

但其书久佚，今所传者乃东汉王逸《楚辞章句》17卷本。

其后，诗文总集，代有所出。

至宋代，因印刷术的发展和普及，总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仅见于宋、明书目著录的宋人总集就达300余种，不知名或序跋无可考见的宋编总集就更多了。

历经明清，迄今现存总集已逾千部，但究其实，多为诗文选集而已。

“巨细兼收，义取全备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89《宋文纪》）的总集之纂，似始于明人冯惟纳《古诗纪》，是书150卷，汇集上古至六朝的诗作。

而明梅鼎祚《文纪》则为自上古至隋的“全文”总集，收书12种，凡203卷。

两书实开全诗、全文总集的先河。

究其性质，乃唐代以前诗文的总集，但其质量实不敢恭维。

好在这一缺憾已分别由清人严可均和今贤逯钦立先生所弥补。

清人曾对总集纂修提出过两条基本要求：“一则网罗放佚，使零章残什，并有所归；一则删汰繁芜，使莠稗咸除，菁华毕出。

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86《总集类·序》）真正意义上的断代总集，当首推康熙时成书的《全唐诗》。

<<全宋文(全360册)>>

对照上述两条准则，大体上符合。

因其为诗集，其得失姑不具论。

但从今人《新编全唐五代诗》即将刊行而论，则《全唐诗》仍不免有太多的差强人意之处。

《全唐文》一千卷，涵盖李唐，包罗五代。

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始开馆纂修，历时六年而成。

由董诰领衔主编，先后预修者凡100余人，如法式善（1753～1813）、徐松（1781～1848）等皆极一时之选。

成书后，即有扬州官刻本刊行，世称其便。

收文达二万余篇，作者则三千余人，字数约980万（按：《全宋文》则分别为其8.5倍、3.3倍、10倍左右）。

但是书有两大缺陷：一是辑录唐文及作者小传均不注资料出处，二是挂漏遗缺仍多。

光绪年间，陆心源利用丰富的藏书，又得缪荃孙等人之助，先后成《唐文拾遗》72卷、《唐文续拾》16卷，凡88卷，补遗唐文近3000篇，新收作者480余人。

其“考订之细、校录之精、搜罗之广”（陈尚君《全唐文补编·前言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）皆超迈前书。

陆氏不失为《全唐文》的功臣。

开《全唐文》馆之时，正当乾嘉朴学极盛之际，时风熏陶，无论搜辑之广，校刊之精，皆远胜《全唐诗》。

但其存在问题亦多，清人劳格、今人岑仲勉先生颇有纠弹，今贤亦时有批评指正。

对是书补遗和考订作出重要贡献者乃友人陈尚君教授，新补唐文6000余篇（包括佚存残句），作者2000余人，编为160卷，其《全唐文补编》不失为《全唐文》的又一功臣。

但随着海外文献的回归，新出土文献的发掘，大型丛书、类书的编定刊行，仍有辑佚补遗、考订的空间。

由此可证，即使是一部断代总集的修订及臻于完善，也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。

其后，《全金诗》、《全五代诗》、《全辽文》、《全元散曲》、《全金元词》、《全清散曲》、《全唐五代词》、《全明散曲》、《全元文》等断代总集相继问世。

窃以为：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》（下简称严书）、逯钦立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》（下简称逯书）、唐圭璋《全宋词》堪称体大思精、前无古人的传世之作，其质量远胜官修的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文》。

不妨简要考察一下这三部书共同的成功经验。

首先，三书皆为以一人之力纂修而成；其次，均为数十年竭尽心智之编；其三，皆研究型著作；其四，都注明资料出处；其五，皆有简明作者小传；其六，均几近网罗殆尽；其七，均有较完善的体例。

这后五条，已近乎当代编纂总集的学术要求。

细审之，共性之外，尚各有其特点。

严可均（1762～1843），字景文，号铁桥。

乌程（治今浙江吴兴）人。

嘉庆五年（1800）举人，曾官严州建德县教谕。

家富藏书至二万余卷，学问赅博，尤精小学，“精于考据，著作等身”（《晚晴簃诗汇·诗话》）。

主要有《说文类考》、《说文类声》、《说文校义》、《铁桥漫稿》、《四录堂类集》1200余卷等。据说，开《全唐文》馆时，知名文士多被邀预修，严氏却被排斥，遂发愤以一人之力，化27年时间，稿凡数易，于道光间成这部唐以前文之总集。

严氏《全文》收作者近3500人，文逾万篇，类次为15集，编为746卷，原稿分装156册。

其稿严氏生前未刊，今幸存而藏上图。

清光绪间，张之洞总督两粤，设广雅书局。

严书经王毓藻等历时八年的校勘，始付梓而刊行于世。

<<全宋文（全360册）>>

其书最大特点一为“全”，二是“精”。

严氏自序称：“唐以前文，咸萃于此”，王序则亟称：“极学海之大观，为艺林之宝笈”。当得其实。

俞正燮（1775～1840）《癸巳存稿》以为此书实孙星衍（1753～1818）之力，而严氏不过“籤写裁贴成之”，乃耳食之言。

据陈援菴、余嘉锡先生等指出，严书亦有误收佚文、重出、误加拼合联掇、误系作者等弊病。

稍觉遗憾的是，严书今通行本仍为影印本，历百余年而无修订本刊行。

但是书考证精审，不失为总集中不可多得的佳编，则可定论。

逯钦立（1910～1973）先生历时24年，纂辑唐以前诗总集成135卷，其特点为资料翔实，异文齐备，考订精审，编排允洽，小传详略得宜。

体例之善见卷首自定凡例。

逯书可谓已经受住了时间考验，1983年始刊至今，很少见有批评补遗之作。

与订补《全宋诗》之论著的层出不穷，大量涌现，适成鲜明对照，精粗优劣，泾渭判然。

词，又称诗余，发展到宋代而极盛。

众体皆备，名家辈出，佳作风起云涌，成为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。

唐圭璋先生在时世艰难之际，焚膏继晷，以一人之力，于1937年编成《全宋词》。

旋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300卷，附录2卷，有吴梅等序。

此书不仅印数较少，流传未广，且因资料条件限制等原因，颇有缺憾。

建国后，唐老对是书进行了修订，于1959年6月寄中华书局，指名请王国维哲嗣、友人王仲闻（1903～1966）先生订补。

王氏不负重托，利用北京得天独厚的藏书条件和他深厚的宋代文史学养，尽发善本、孤本，补遗芟误，校正文字，历时四年，竭尽心力，进行了大幅度、全方位的订补，使《全宋词》面目一新。

唐老阅校样后喜出望外，在撰写《订补附记》的同时，主动打报告，通过南京师院向中华书局提出，应与王仲闻共同署名。

但当时已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际，王仲闻先生因“莫须有”的“历史问题”蒙冤已久，聘其为特约责编，已是时长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先生顶着政治压力的果断拍板。

唐老这一笃于情义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。

1965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本仍只署名唐老一人。

笔者有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拜识并问学于唐老，曾亲聆唐老讲述这一凄美“掌故”，故留有深刻印象。

更不幸的是：王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初即横遭迫害致死，其极具功力的《读词识小》稿本亦人琴俱亡。

1979年《全宋词》重印第三版时，治学谨严，虚怀若谷的唐老再作《订补续记》。

《全宋词》凡收宋词作主1330余家，词作近2万首，另有残篇530余首，凡370余万字，引用书目多达542种。

1999年，中华书局出版《全宋词》简体横排本，终于还历史以真面目，並署“唐圭璋编纂、王仲闻参订”，实现了唐老的遗愿，也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《全宋词》四十年间的不断订补，精益求精，同样证明，《总集》的修订完善决非一蹴而就。

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编纂、修订一部书，今天听起来真有点“白头宫女说天宝盛事”的恍如隔世之感。

（三）

历代所编总集，乃“文章之衡鉴，著作之渊藪”。

因卷帙浩繁，自然“抵牾难保”，乃至有“一真百伪”之讥（分见《四库总目提要》卷186《总集类·序》、卷187《乐府诗选》、卷189《皇朝文纪》）。

《全宋文》在发凡起例之时，就悬鹄甚高，在巴蜀版“前言”中提出：“收文力求不重不漏不误，体

<<全宋文（全360册）>>

例力求谨严，作者和作者小传力求不出差错，版本力求选择足本善本，校勘力求精审，标点力求准确。

”其中每一条都不容易完全做到。从《全宋文》已出的50册看，“取舍不当、张冠李戴、漏收〔误〕收、编排失当、体例不一”（曾枣庄《论全宋文》，刊《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》389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）等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。

学者在使用中也发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，如浙江大学资深教授、毕生研治宋史的徐规先生在《仰素集》中就有近四万字的校证文字。

笔者也就《全宋文》范仲淹、余靖、周惇颐等人写过约3万字的校勘文字，寄给主编，供修订参考。难能可贵的是：《全宋文》的编者乘这次推出新版的机遇，对前50册（新版分装100册）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。

其一，是对宋文作者进行了增删移并。

新增作者92人，如李恕、艾颖、张全操、卫洙、程文度、柴禹锡、刘式、何瓚、卢斌、释义楚、惠祥等。

显然是因新辑得佚文而补遗。

原误收重出或不明时代作者30人，已予删除或合并。

如杨弼、阳峻、田扬、赵昌、李孜、赵植、盛量、魏用、寇玘、章安世等，均予剔除。

依凡例对原据生年编排失宜者予以调整，并重加排序“定位”。

如原第1册第36卷的刘载（913～983）、扈蒙（915～986）等五人因生年早于徐铉（917～992）而调整前乙至同册第13卷前。

同样前乙的有梅询、刁约、薛俅等，后移的则有孙堪、张秉、蒲〔幼〕芝、释惟白等。

其二，是对已收宋文作必要的增删移乙，原则同上。

宋文的排序调整比作者更麻烦，因凡例又规定按文体分类及大致成文时间的排序。

这种调整，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，但因微机操作而方便许多。

其三，诏令、奏议原录自史籍者，多无标题（篇名），旧版中编者已拟题，这次发现有不尽确切者，已据内容重新改拟或酌加修改。

其四，对旧版中已发现的文字讹脱误倒处已一一改正（以上据刘琳先生提供的“校订说明”）。

这种精益求精，严谨朴实的学风值得发扬光大。

尤其是两位主编，不仅制定了体大思精的编纂总则和操作性很强的工作规范，还率先垂范，躬亲实践；不仅承担了一定量的点校任务，还严格把关，一一审稿。

甚至还为外请学者的点校稿“打工”，拾遗纠谬。

如宋祁文，点校者据影印四库文渊阁本整理，刘琳先生在审稿时，就据清孙星华辑《宋景文集拾遗》（22卷）删重而补100余篇，此外，又辑得佚文70余篇，凡补200余篇（方按：其实文津阁四库本中宋祁文就多出文渊阁本100余篇，二阁本所用底本已不同）。

这与某些总集的编者只挂名，不参编，不审稿，只知捞取个人名利；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数以万计的舛误，却讳疾忌医，拒绝补订，甚至强词夺理，倒打一耙的态度，其境界实有天壤之别。

据笔者所知，《全宋文》在十二年前已编竣。

令我担心的是：后130册（即新版的101～360册）不知是否亦如前50册一样作过修订，但愿这是杞人之忧。

因为这十二年间，又有许多大型丛书（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、《四库存目丛书》）、方志（如分省的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，现存方志约八千余种，编者原普查仅二千种）、海外文献的回流（如《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丛刊》）、出土文献的出版（如《新中国出土墓志》及《黑水城出土文献》）、碑帖、书画题跋（如《中国法帖全集》、二次上海国宝展所出图册）等，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宋人佚文可辑。

当然，这或许应是《全宋文补编》的任务。

<<全宋文（全360册）>>

作为始终关心《全宋文》出版又较早使用其书前50册的读者，亟盼《全宋文》广泛汲取学界的订补意见，尽快着手《全宋文补正》的编辑。

另外，就是小传的体例虽善，编写难度却极大，仍留有不尽人意之处。25年前，拜谒唐圭璋先生，曾不知天高地厚地“请教”：“《全宋词》小传因何写得如此简短？”唐老的回答颇出意外：“写得越短，错误亦少。”真是智者之言，经验之谈。在当时的资料条件和艰难境遇中，也许不失为明智的选择。但在目前的资料条件和技术手段支持下，完全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。

川大古籍所在编《全宋文》的过程中，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，出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相关成果：如吴洪泽等主编《宋人年谱丛刊》、刘琳等点校《黄庭坚全集》、李勇先点校《范仲淹全集》、《舆地纪胜》（以上均四川大学出版社）等，皆附有人名索引，极便学者；同时也闯出一条自费出版学术著作的新路子。

川大古籍所堪称出人才，出成果，出经验，已成为海内外收藏宋代资料（包括电子版）最富的宋学研究中心之一，该所之学术潜力正方兴未艾。应该说，这条漫远而灿烂的学术之路，是从《全宋文》编纂开始起步的。

《全宋文》：中国出版史上又一座丰碑
数十位学者耗二十余年心血 沪皖出版界合力打造

经过20余年的磨砺，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排印出版工程《全宋文》出版了，它是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耗20余年心血，沪皖两地出版界合作垒起的又一座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。

《全宋文》是一部包含两宋320年间所有现存单篇散文、骈文、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总集，更是目前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。

《全宋文》分15个大类，共360册，总字数逾1亿字，内容遍及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哲学等各个方面。在全书所收的10余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，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，95%的作家在此以前未被编入过专集。

因此，在许多方面具有拓荒与填补空白的史料价值，堪称中国最大且最具世界影响的文献资料宝库之一。

360份审稿记录

《全宋文》的编纂源起于1985年夏。当时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勇挑重担，制定并提出编纂《全宋文》的计划。翌年5月，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评审组会议正式立项。

从此，20年来，在两位主编曾枣庄、刘琳教授的率领下，四川大学一些专家学者，埋头于旧纸堆中，搜求、梳理、编目、点校、审稿……

由于种种原因，《全宋文》在原出版单位出版了数十册后搁浅。2003年，上海辞书出版社接手《全宋文》的出版工作，复旦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等又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审校的行列。

《全宋文》不仅版本问题十分复杂，文字内容古今相异，分篇句读颇费斟酌，鲁鱼亥豕之属更是难免，编校工作尤其显得繁复而艰巨。

为此，出版社专门邀请在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如朱瑞熙、陈尚君、严佐之等，加上社内外的十数位资深编审，在编辑处理前，对全稿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读。

然后再汇总他们的审读意见，派专人专程远赴四川，与主编和部分专家召开座谈会，交换看法。

《全宋文》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，其中宋代作家小传中其籍贯的古今地名对应是编辑审稿中一个

<<全宋文（全360册）>>

比较棘手的问题。

由于许多地名今日已发生变化，还得先确定籍贯的二级地名，以示古今地名的差异。

如萧山今已归属杭州，吴县已并入苏州，波阳又改成鄱阳等等。

为此，编辑们依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及其他权威工具书，将书中数千今地名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，会同作者按照现今资料加以更正。

《全宋文》的责任编辑还给360册书设立了审稿档案，编辑戏称这360份审稿记录是《全宋文》的“附录”，它“记录”了编辑们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。

沪皖合作结晶

《全宋文》的出版，也是沪皖文化交流精诚合作的结晶。

何况，古代的线装书要改变成今天的出版物，是对现代出版的大挑战。

承担了全书装帧设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，经过反复推敲、确定方案，并精心挑选印刷用纸，使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。

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还承接了《全宋文》的印制任务。

两家出版社的出版科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，对全书的印订质量牢牢把关，仅精装本样本就反复试验、不断改进，直到第四个样本出炉才获双方满意。

短短3个多月的连续作战，完成了1000套共36万册精装本，达到了优质品等级。

海内外高度关注

编纂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文献性巨著，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。

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教授生前曾说：“出版《全宋文》这件工作非常重要，但又非常艰巨，而意义非常之大。

《全宋文》不但同中国文学史有关，同中国历史有关，而且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非常巨大。

”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说：“《全宋文》很有用处，这么大的书不只为查阅，还为研究，此书对研究大有好处。

”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题词道：“新宋学文献渊藪，天水朝词翰宝库。

”中国宋史学会会长朱瑞熙先生说：“有史以来，第一部大型宋人文献总集，有很高的文献价值，足资嘉惠后学。

《全宋文》序言

纂辑一代或数代之全文都为一集，以便检阅，其事盖始于明朝。

梅鼎祚裒集陈隋以前之文，编为《文纪》，自皇霸、西汉、东汉以迄于隋，共一百余卷，搜采虽富，而考订未精，“牴牾罅漏，卷卷有之”（《四库提要》评语），故不足据为典要。

清代学风，趋向严谨，全文纂辑之业较明代为优。

官修者如嘉庆时之《全唐文》，私纂者如严可均所辑之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虽仍有小疵，而大体恰当，刊行之后，徵文考献者称便焉。

自拨乱反正，文教昌明，古籍整理，蔚为鸿业。

继前修之遗轨，施嘉惠于方来，于是《全宋诗》、《全明诗》、《全清词》之纂辑，相继肇兴，云蒸霞举，而《全宋文》之编辑，则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之，曾枣庄、刘琳两君实总其役。

两君治学谨严，处事精敏。

自一九八五年起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体同事，群策群力，开始编纂《全宋文》之艰巨事业。

编纂《全宋文》，其难厥有四端。

宋代文章，有别集流传者七百余种，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，作者将逾万人，作品超出十万。

<<全宋文（全360册）>>

故编纂《全宋文》，自别集、总集之外，史乘方志、类书笔记、碑刻法帖、释道二藏等，均应在网罗之列。

既名为《全宋文》，即蕲能无一篇遗漏者。

此普查搜采之难也。

宋人别集，编辑情况复杂。

有自编者，有子孙、亲友、门生所编者，有自编、他编相结合者，有原集已佚，为明清人重辑者。

传刻多鲁鱼亥豕之误，编辑有误收伪造之失。

澄清浑浊，有赖夫阿胶；剖析毫芒，端资于明镜。

此则校勘辨订之难也。

纂辑《全宋文》，如取诸家别集，补其佚篇，依时代顺序排列，无别集者增入之，其事较易。

然此乃宋人文集汇编，不合于《全宋文》之体例，且诸集编排，情况庞杂，亦不便于检阅。

如取每一家之作，皆散为零篇，重新排次，然后依作者年代顺序，汇为一书，则较为得体。

然排次之时，编年则难于考订，分体则方式繁杂。

若用分体之法，如何斟酌今古，纲举目张，统一体例，以便检索。

此则分类编序之难也。

至于撰写作者小传，标点作品原文，因群手分任，难免各行其是，互相参差，故又须事先熟虑深思，规定详明之条例，编稿者有所遵循，审稿者更能精确。

此又制订条例之难也。

吾中华民族立国于天地之间，数千年中，曾创造丰硕灿烂之文化，沾溉世界。

整理古代文献，其用意亦在于使国人更可全面理解中国之历史文化，取精去粗，以适用于今日而已。

赵宋一代三百余年，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。

当时政治、经济、哲学思想、文学艺术，均在蜕变之中，而尤富于开拓创新之精神。

陈寅恪先生撰《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》谓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年之演进，造极于两宋之世。

”故研治宋代历史文化，鉴古知今，尤多助益。

夫治宋史固首赖于各类史书，而列为集部、属于词章性质之宋代诸家文集，数量繁多，内容丰富，举凡国计民生、世情风习、说经考史、论道参禅、仕宦升沉、山川游览、遗闻轶事，以及文学艺术之评赏，罔不涉及。

其中有可与史书互证而订其失误者，亦有可以补史书之阙遗者，更有诸作者发抒内心深处之情思，反映一代心声，而只记表面事迹之史书所无能为役者。

故文集之作用，固不得仅以词章目之。

且即以词章而论，有宋一代散文，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之后而健康发展，以清澈畅之体开启新途，影响元明清文风者甚巨，在中国散文史中亦为瑰宝，故《全宋文》之纂成，将为治宋代历史文化者提供多方采获之资料，而促进其掸研之深入，其意义之重要固无烦详说也。

<<全宋文 (全360册) 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